

元史紀事本末

# 元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原編  
臧懋循補輯  
張溥論正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原版重印)

## 元 史 紀 事 本 末

[明]陳邦瞻原編

[明]臧懋循補輯

[明]張 溥論正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1/32·5 1/2 印張·110,000字

1955年6月第1版

1957年7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數：3,101—4,100 定價：(9)0.65元

統一書號：11018.40 55.6,商務型

#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 卷一 江南羣盜之平
- 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 卷三 高麗之臣
- 卷四 日本用兵
- 卷五 占城安南用兵
- 卷六 西南夷用兵 緬 八百媳婦 金齒
- 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奸
- 卷八 科舉學校之制
- 卷九 郊議
- 卷十 廟祀之制
- 卷十一 律令之定
- 卷十二 運漕河渠 海運
- 卷十三 治河窮河源附
- 卷十四 官制之定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尙書省之復

卷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卷十七 郭守敬授時歷

卷十八 佛教之崇

卷十九 武仁授受之際

卷二十 鐵木迭兒之奸

卷二十一 晉邸之立

卷二十二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卷二十三 脫脫之貶 哈麻附

卷二十四 小明王之立

卷二十五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卷二十六 東南喪亂

卷二十七 諸帥之爭 孛羅 擴廓 李思齊 張良弼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一

###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輿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旣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戮於市。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爲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

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十一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盜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卽其地誅黎德，弟黎浩及僞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八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卽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十一月，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貴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旣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

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爲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五月。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六月。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爲循州知州。宋士賢爲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十八人爲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冬十月。月的迷失以邱應祥董賢舉歸於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卽遣之。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二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

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卽加兵。盜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爲首者。餘徙內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承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漳州陳桂龍卽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繼以廣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亮。廣西之黃聖許等。狐鳴豨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爲盜賊。抑以大宋觀之。亦有殷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新洛邑以居殷民。誥辭

不一而足。曰商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郡兵起。金虜虐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不惟不賤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下之公心也。趙宋以仁傳家。亡於韃靼。忠臣義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閭閻強暴。奮臂一呼。衆輒數萬。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尙存。資其蜂聚。號召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桴應。文天祥張世傑等爲之謀。主力抗犬羊。縱未能如少康光武克復舊物。其爲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尙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新朝。衆皆烏集。弔忠魂於孤舟。哭羈囚於燕市。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羣盜分嘯。害及趙宗。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側。月的迷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義無取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土闊里鐵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常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踣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耳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杪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卽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於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撫爲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

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卽無虞矣。帝深然之。敕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旣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尙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旣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爲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曷不從我罷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尙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閒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閣里鐵木兒帥師戰於瓦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禿嶺。已爲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陳。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禿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禿。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速哥梯迷禿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兒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兒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鐵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爲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十二月。駙馬闊里吉思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

冬出。且可休兵於境。闊里吉思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刺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卽軍中代之。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於闊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旣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旣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愼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尙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旣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殂也。牝后稱制。君位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卽位。失烈門與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之變。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世祖忽必烈直趣燕京。大位始定。旣而少弟抗命。稱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廉希憲削平關隴。世祖親戰漠北。大衆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內難輒作。母后銜冤。同氣流血。齊鸞梁繹。代有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子那木罕爲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下旣一。可幸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亂。西北棘矣。甘麻刺出鎮而叛。黨尙逞。鐵木耳撫軍而大同不寧。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方。定宗以來。日尋干戈。吳淠白頭。淮南弼矢。卽車書會同。寧忘倔強哉。成宗卽尊。牀兀兒等奮勇鬪爭七年。篤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便宜虎符。立時殄滅。乃顏之擁衆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魁卽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譖忽入。軍中易將。巨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朮之水。而廟堂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聽言尤慎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三

###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於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爲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撒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暉。暉遣其弟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暉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禮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暉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暉遣其世子僎入朝。至帝中統元年。暉卒。命僎歸國。封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二年。僎更名植。遣世子愷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鄰國。宜爲嚮導。五年。植遣其弟湑入朝。帝以植欺罔。湑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愷入朝。愷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湑事。詔遣榦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愷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湑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爲。詔植湑衍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卽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

城入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爲郡縣。馬希驥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議皆未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高麗西京內屬，改東寧府。晝慈悲嶺爲界，忙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敕將帥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衍妻子，植入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卒。世子慳襲爵，改名瞻，尙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親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瞻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耳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瞻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土。詎爲逸壽王。諱前改名。以世子諱爲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詎爲王。

三年。詎遣使入貢。丞相等言。詎在國僭擬不法。諫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散使高麗還。言

詎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闕里吉思爲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詎卒。子諫復立。諫死。子燾嗣。燾死。弟昂嗣。

張溥曰。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爲國王。二傳及宋。恭

順不怠。端拱之世。契丹寇擾。走使乞師。朝廷弗問。後遂受制於遼。膺其封冊。遼亡。貢使接踵至宋。金主滅

遼入汴。高麗王楷復臣事之。元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恆。跡疑反覆。然東夷馴柔。異於三方之外。

畏鬪好服。見強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契丹人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往征助。其討滅

使臣約結。請輸貢賦。旣而盜殺著古。歟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撒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瞰。設

官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瞰遣世子僕入朝。世祖中統元年。瞰卒。命僕

歸國爲王。高麗安矣。至元年間。命王諱及阿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王僕久質蒙古。新君卽

位。羈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寧。大國施厚。子諱繼緒。望恩猶昔。強以伐鄰。豈所樂乎。卽

獻計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并而爲一。嚴兵假道。名取日本。乘勢襲之。離爲二國。夷

爲郡縣。中國之利也。抑念父子素順。藩屏效職。衛滿高元。彼不敢爲。何必謀出下陽。狡臨松岳哉。林衍廢

僕。趙璧出問。吳祈構諍。王約住徵。或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之隙。無費用威也。漢

置外國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善撫四夷者亦在靜之而已矣。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四

###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宏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尙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面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臣宋君裴。金贊等。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宏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祕書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

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儻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嚮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尙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略使忻都洪茶邱等。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三舟。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邱。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略。旋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邱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十二月。高麗國王瞻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洪茶邱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諭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略。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

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剌罕卒。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八月。范文虎等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本國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十一月。敕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糴糧於察罕腦兒。以給軍匠。三月。命阿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彥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尙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

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於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斂。大爲奸利。吏部尙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行省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宏濟太師。附商舶往使日本。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張溥曰。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南宋昇明間。國王武上表言。在昔祖禰。躬擐甲冑。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夷衆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辭頗誇耀。然朝宗不愆。繇來久矣。隋煬之世。夷書不恭。置而弗責。貞觀受朝。遣使往諭。義存矜遠。及宋雍熙。國僧裔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詢。彼土風主唯一姓。臣皆世官。歎爲古道。六十四世而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志侈。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龍。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其天險耶。隋混南北。開皇殷盛。煬帝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莫洗薩水之辱。元奮沙漠。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萬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遂抗顏行。淪師十萬。非高麗日本。

反威重於州大國也。天道惡盈。國君戒戰。楊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知勝而不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窮慾滿。鬼神來矚。建號夷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蠶蠶。堯戒躡埴。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覲雁門。東都縱淫。頭頸不保。元世祖出師屢北。惕於劉宣之言。卽下詔罷征。國以永寧。治亂翻覆。惟辨君心不遠之復。烏容忽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五

###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恆往會。唆都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恆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爲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

亦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荊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尙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請。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卻。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

人以贖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燿襲位，不忽朮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燿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燿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燿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燿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燿終不入朝，遂拘陶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兒即位，故有是詔。張溥曰：世祖之伐安南，爲占城也。占城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素不通朝貢。周顯德中，王釋利遣使貢方物。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羈縻，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阻國亂，悉置不問。元世祖并天下，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負固不率，遂命將往討。以窮僻荒忽之國，聲教迴隔，王言不通，卽勤師旅，懷遠字小，義豈其然？又遷怒安南，忽張九伐，贖尤甚矣。占城之

去安南也。水行二日。陸行十五日。道固非遼絕也。然輔車唇齒。爲日已久。開關延敵。寧無懼心。怒其不許。移師遽加。安南雖小。其能堪乎。鎮南王脫歡進兵。安南王陳日烜旅拒。雖勁騎電驅。攻城破邑。而中道回戈。觸藩莫決。天兵挫衄。在彼穴中。峻都李恆。同時戰死。乾滿之敗。恥同平壤。皆大國所自取也。脫歡再出。日烜屢走。邀歸擊惰。元師復北。彼蓋避其朝銳。殲其暮氣。藏身大海之間。伏毒當關之險。戎車赫臨。未嘗一勝。日烜可謂善用兵矣。日煇襲位。元使徵朝。張立道約以肆赦。令修歲貢。而忌言驟行。欲邀先入。懼不敢前。復安置使臣。更議專伐。王靈數頓。帝怒不懲。終至元之世。抱大業之慚。佳兵自焚。傷於蠶尾。更足惜爾。成宗罷征安南。奉職其後。日煇來朝。武宗日曠求貢。泰定世。願毋動。嗟彼交人。安於守文之中庸。而獨不畏開基之神武。飛龍尙威。固有時而屈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六

西南夷用兵緬 八百媳婦 金齒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元帥納速刺丁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衆。以天熱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大卜爲右丞。也速的斤爲參政。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答吾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大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二十一年春止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諸國爲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旣拔。遂皆來降。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掘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

其來附。以爲進討之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勤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磨之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翦髮。鯨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衆惑其言。遂叛。六月。宋隆濟率苗狯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衆。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卻。八月。遣薛超兀兒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爲庶人。初。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唱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爲庶人。七月。遣劉國傑帥師討

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寨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遠勤大衆。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崇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無施。或諸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蚤正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二月。罷劉深等官。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

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答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於墨特川。平之初，國傑出師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旣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爲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張溥曰：世祖之擊緬，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之得已者也。擊緬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而及宋隆濟、蛇節等，憤兵不戢，禍日蔓矣。緬固西南夷地，接大理、成都而遙，至元八年，遣乞解脫因等持詔往諭，尋釁不已。一統而後，大師盛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囊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弑君，王子奔訴，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名雖問罪，而勢隔山嶠，金齒遮路，移師進征，無功輒還，卽誅戮將帥，申做國法，不足以威外方，讐遠人也。八百大甸，世傳其曾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徼小夷，事絕聞見。世祖招琉球、擊爪哇，獨赦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未可與日本、安南等同責。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調發驛騷，雲南震動，蠻酋宋隆濟等結叛，中國喪衄，再易大帥，僅殄叛黨，遙望八百，竟不

能達。武功頓矣。或謂伐緬之役。薛超兀兒始事。高慶察罕不花受賂。八百之禍。劉深爲之。成宗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王恢荀彘。周世宗之斬何徽樊愛能。同稱威武。然敗績而行刑。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緬。實繇金齒頭目阿必爲引導。其後阿郭阿禾。數興緬難。大德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掇。隆濟蛇節。酋官蠻婦。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之南詔閣羅鳳。苦鮮于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瀘南之敗。咎不在夷矣。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七

### 阿合馬桑盧之奸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算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爲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阿合馬慮其發已奸。因言於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爲富國計。見阿合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詘。帝由是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尙書省。尙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帝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

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爲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崔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錠。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躡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躡問果何爲。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

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觸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旣死。帝猶不深知其奸。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冢剖其棺。戮屍於通元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檀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坐於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尙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常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

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而以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旣入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出之。臣

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蚤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一款服。詔安童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尙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

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死。

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甕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尙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爲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麥木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尙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十一月，以桑哥爲尙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煩，遂與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尙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鈎考，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尙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尙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東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時董文用爲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己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撫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爲尙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旣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立尙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

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九月。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彌。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尙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尙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鄴北。徹里乘閒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

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旨。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尙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三月。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閣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夏。四月中。書省臣麥朮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竝除名爲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朮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朮木。還湖廣。誅之。

初。要東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東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卽日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寘於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薦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於愍答孫。妻子家貲入官。至是還之。是月桑哥伏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旣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爲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旣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朮督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卽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貲。

成宗元貞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朮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張溥曰。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馬屍。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而誅桑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觀。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阿合馬種族回紇。中統三年。卽專理財賦。寵倖登相。掊斂作奸。流毒海內。王著痛發義憤。殺之闕下。帝尙不悟其惡。李羅言之。始詔剖棺。以創業之君。經營夷夏。有賊在側。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汶汶也。盧世榮罪廢之餘。浣濯再用。桑哥爲瞻巴弟子。黠橫擅權。後雖駢首市曹。委肉鷹獺。顧上下重困。則已亟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漢武帝之桑宏羊。唐德宗之裴延齡。同類竝譏。然四討匈奴。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國用日竭。不得已而立均輸之官。密度支之令。猶有辭焉。胡元幅員。遠過前代。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漢唐極盛之際。皆不能及。寬徭薄賦。富強有餘。卽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固無罪也。今日算錢穀。明日括戶口。立規措所。而賈人皆官。置徵理司。而鉤考徧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爲阿合馬。則殺阿里柏燕帖木兒崔斌。爲盧世榮。則殺周戴。爲桑哥。則殺郭祐楊居寬。簡覈繁苦。不顧淫刑。世祖於利。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爲緩急也。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賈似道。頗號剛直。繼背而仕元。卽首舉桑哥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淦訟言。帝不加罪。反召佐完澤。佞人逸誅。公道鬱塞。然原帝初心。豈特愛李。卽三奸未嘗不庇也。阿合馬威福自恣。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爲秦長卿續矣。且進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任世

榮薦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一奸死。一奸入。凡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八

###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爲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法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爲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尙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尙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尙爲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誨之。

四年夏四月。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爲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

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如何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尙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則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

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旣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旣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民之子。入學者衆。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於國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爭之。丞相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畏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否也。伯顏不聽。翌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諄有壬曰。參

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初世祖下雲南，以賽典赤爲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子弟莫知讀書者。賽典赤始教民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其後賽典赤子忽辛相繼爲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爲之教官，而文風始興。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

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褻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廕敍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敍入粟者，以貲進。至於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

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從程文海請。詔訪江南人才。趙孟頫。李趙孟頫。張伯淳等咸見擢用。求才殷矣。乃科舉一法。數議不決。迄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之。國歷三主。取士無制。未識四十餘年間。天下俊乂。釋褐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卽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許有壬懼禍。不辭班首。久而嚙嚙進言。始詔復行。則貢舉之廢。又六年矣。太祖初得中原。耶律楚材獻議。用儒世祖將定天下。許衡立法取士。二祖草創。經營甚詳。而一統以後。制反疏闊者何也。蒙古用人。以國族勳舊。貴遊子弟爲先。而法不專於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選士。合而爲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爲二。合而爲一者。以士爲官。而學校尊。分而爲二者。官不必士。而徼幸出。怯薛以下。吏道多端。工匠輿隸。崇班高品。卽曰好儒名焉而已。有元數主。文治寥寥。延祐行科舉。賜進士。至順表先賢。廣從祀。號爲知禮。然仁宗初立。釋奠孔子。遣宦者李邦甯行事。大風變起。文宗襲位於上都。卽以西僧輦真喫刺思爲帝師。大臣郊迎。俯伏進觴。名爲尙儒。而先辱元聖。二帝之彬彬。亦葉公之好龍耳。況成武而降哉。江南學田。試官供帳。所關國費。亦復幾何。明詔屢鬻。而大臣懷忌。知其所見者淺。而夷道尙存也。或謂國子之官。師儒重職。元世領之者。如許衡。李孟。齊履謙輩。代稱得人。山谷興學。草野傳書。洛閩遺風。於此爲盛。然學者不必用。用者不必學。學校科舉。猶然兩途耳。若李斯焚詩書。韓侂胄禁道學。則侏儻椎結。又羣起而笑之矣。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九

###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於南郊。遣右丞相哈刺哈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袞冕拜天於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於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湏以爲禮。皇族外不得與。盡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卽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三十一年。帝卽位。夏。始爲壇於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爲大行皇帝請諡南郊。爲告天請諡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於南郊。遣左丞相哈刺哈孫攝事。是爲攝事天地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刺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邱。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旣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

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邱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且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己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郊祭止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尙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尙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蔣汝礪議曰。按方邱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邱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爲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爲方壇。北角三成。宋至徽宗始定爲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爲方壇。三成四陛。外爲三壇。仍依古制。於外壇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牆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九月。太常禮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閭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尙書張埜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卽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圜邱所祀天皇帝大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帝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卽天皇帝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帝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旣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帝大帝其五大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元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圓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犧尊豆籩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圓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尙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服大裘以袞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袞開元及開寶通

禮。鸞駕出宮。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袞冕。圓議用袞冕。取旨。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玷。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讀。今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文。圓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尙書蒞之。八曰。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圓議依前七日。九曰。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鞣之尙。按蒲越藁鞣。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爲天地尙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裯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鞣。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圓。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曰。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秦用騶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脂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豬一十八。羊一十八。圓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用馬。其餘竝依舊日。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煙爲歆神始。宗廟則炳蕭裸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者也。後世焚香。

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圓議依舊儀。十二曰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也。熟其殽。謂體解而爛之。爲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髀膊幣正脊脰脊橫脊正脅。知魯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爲七。以薦腥。體解則爲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爲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竝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圓議依舊儀。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旒。按唐通典。前祀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義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尙右。以西爲尊也。圓議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管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璧旣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旣終。當藏之也。正經卽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竝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

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主人。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曰升煙。禮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裸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爲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柏。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廙而二家自相矛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略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況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並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員數。及行禮。並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亞終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

張溥曰。遼祭木葉山。以祀天地神位。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羣樹。懸牲告辦。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微與禮合。

金因其俗。始有拜天之禮。太宗吳乞買僭號。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寢備。及元一統。質文舉矣。然世祖躬祀天於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漚。獻脯饌。尙從國俗。再傳而下。親祀者鮮。英宗有志未遂。久而後成。逮至大閒。大臣更議立北郊。亡何中輟。遂廢不講。郊社國之大事。其疏若此。又何言中祀以降哉。或曰郊天配祖。周禮詳之。秦人忘之。襄公作西時。祀白帝。其子孫遂並祀青黃赤而黑帝獨缺。西漢重郊祀。而不能復三代之制。祀雍五祀及甘泉太乙汾陰之屬。皆出方士祈福之說。非古人之報本反始也。高惠不親祀。文帝壹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親郊雖多。而高祖失配。哀平之閒。恍於禍福。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以漢帝之好文。諸臣之達禮。累朝稽古。嚴祀尙乖。元起沙漠。何足責也。然漢承秦敝。古文蕩滅。文帝賈生宣室問對。但言鬼神。未遑典祀。諸儒折衷。畫一爲難。元承宋後。南北二郊分祭合祭。論者詳矣。新王受命。禮可立行。而遲久靡定。君子深惡其志之不在天地也。漢武之世。嘗三歲一親郊。程頤猶謂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主不可一歲不祭天。深譏其非禮。元則南郊之祭。丞相大夫三獻行事。天下之主。主天下之祭祀。而屬之其臣。天其肯久享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

###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於太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踵以蒙古巫祝致辭。帝卽位之元年。設神主於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閣赤致祭焉。必閣赤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書署奉遷神主於聖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於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神主於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爲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尊皇祖爲太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祔室。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諡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議製諡及廟號。定爲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年奉安神主於祔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祔室前。爲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

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於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遷於太廟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祔室內栗主八位併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睿宗二室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尙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爲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於廟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諡統曰昭明齊武帝諡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諡甯曰惠昭金世宗諡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準中祀從之遂諡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祔於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卽位追尊皇考爲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爲親祀之始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諡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

櫝貯兩旁。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祇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爲一室。正室增爲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爲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爲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后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爲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爲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周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爲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爲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廂。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

事爲宜從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四月更定太廟室次。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疏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昭穆不分。父子竝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室。太祖室旣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爲昭。子爲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三世。昭之後居左。穆之後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爲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尙不可居故君之上。況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尙。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祖宗。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旣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禘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禘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尙左。今尊者居右。爲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禘左一室。世祖禘右一室。裕宗禘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禘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禘裕宗室之左。英宗禘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

繪室次爲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曆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逸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概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湏將有事敕太僕司捫馬官奉尙飲者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旣與三牲同登於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湏則蒙古太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張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惟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文嘗不備。郊祀之禮。至大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則其荒於禮也久矣。閒考一統以來。世祖一書。幸大聖壽萬安寺。成宗一書。太后幸五臺山。一書。建天壽萬寧寺。英宗一書。作壽安山寺佛像。泰定帝一書。賜大天源延聖寺田。一書。建龍翔集慶寺於建康。順帝一書。賜大承天護聖寺田。非禮之祠。疊書史冊。彼固以爲土木禱祀。僧徒衣食。致嚴已極。卽古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莫與齒也。大報惟天一本。惟親且從。略焉弗躬弗親。謂可無罪。其於禮也。夷而泰。泰而叛矣。春秋定公九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元至治三年。盜竊仁宗及后神主。泰定三年。盜竊武宗神主。至正五年。盜竊太廟神主。神主之重。重於國之鎮寶。三見竊焉。無人甚矣。桓公十四年。書御廩災。成公三年。書新宮災。三日哭。不恭之所致也。元之大德六年。太廟寢殿災。至治三年。奉元行宮正殿災。不敬而災。天變亟矣。禮支庶有天下者。始得立廟。漢宣帝繼昭帝。而戾悼二園不列。昭穆以其非繼體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元之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裕二宗。不當立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廟。則違支子之禮。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祔。而反躋其上。則蹈逆祀之譏。厚私親而干大分。如此而祭。不如其無祭也。眞哥皇后。武宗正配。以無子之故。屈於妾母。元統初。逸魯會上議。始獲配享。與唐之懿安皇后配享。憲宗同稱得禮。斯蓋夷而中國者矣。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一

### 律令之定補

世宗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於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暉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爲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尙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爲理。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善。

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於今者。召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夫上言。律者至公。大定之制也。皋陶作士。明於五刑。穆王訓書。罰屬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爲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

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竝緣爲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強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爲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輦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禿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鄰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鄰，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豪家，終爲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爲重，而昏田錢債，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贓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爲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旣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

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爲王民。豈可家自爲政。人自爲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竝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陵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先帝時。常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爲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但涉約會者。竝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贖徒盜賊。旣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

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伯啓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張溥曰。元循金律。胡法參夷。世祖混一。蠲繁苛。畫新法。五等定罪。囚多老死。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大辟。始一加刑。七八十年中。老稚嬉戲。不覩斬戮。庶幾近仁。乃當時議律者。鯁鯁有憂。如何榮祖鄭介夫等。獻新格。陳讜言。敬明乃罰。至於再三。虞夏無刑。而周誥詳刑。深慮南北異規。出入多制也。繼體守文。風愆不戒。西僧天赦。奸宄逋逃。網漏吞舟。焚巢四起。元之不振。蓋由法玩乎然。秦人尙法。三族之辟。興自文公。商鞅論囚。渭水盡赤。始皇酷烈。專任刑罰。胡亥更律令。有罪相坐。戮蒙毅等於市。託諸皇子。十公主於社。刑者半道。殊死積市。逾年覆滅。天之厭胡。必甚於秦。而元反子孫。十傳優游。後亡。意者秦以暴。元以寬也。宋藝祖哀矜折獄。三宗務崇仁厚。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寺。未嘗特置獄。卽元惡未嘗有凌遲刑。閭閻樂生。獄多不寃。然熙寧中。祖無擇下秀州獄。苗振下越獄。蘇軾下御史獄。臺臣承王安石意。詔獄亟用。制勘推勘。二院竝興。李逢之獄。冤播天下。紹聖間。章惇蔡京等用事。置元祐訴理局。置同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治刻深。黨禍大作。高宗南渡。賊檜妒岳飛功。構大獄死之。又構趙汾與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謀逆。欲種誅。獄成。病不能署而寢。以宋朝寬大。列宗仁恕。而權奸假借。禍同羅織。刑之能死人也。人主緩之。大臣急之。鍛鍊周內。害且數世。況尙嚴酷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二

運漕河渠 海運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項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邱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任城。插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尙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尙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插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於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爲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爲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

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崩岸。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牐以石。而視所緩急爲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爲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輒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惠通。

邱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卽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旣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議。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八年。增海運米爲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竝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十五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激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竝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雇直。庶有成效。尙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於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於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牖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廿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

時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會有漁舟上下。此卽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卻於四十里外通州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絕。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於外。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謂爲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旣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傳佐俱伏誅。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於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

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犬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最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歲運之數。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

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

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史臣曰。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邱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

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張溥曰。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田。曰導河入衛。曰海運。西北水田者。何。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江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願耕者。合衆授地。定畔爲限。設萬夫千夫百夫之賞。三年後征。五年命以官。十年許世襲。近可得民兵。遠可紓饋運。而江海遊食輕剽者。亦率有歸。此元泰定中虞集之議也。導河入衛者。何。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邱。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遂因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昭代定鼎燕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今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益壯。其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邱。陸運至淇門。入於衛。達於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繇江入淮。泝流至於河陰。

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其便者二：又河西沃壤，人力可盡，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既備旱潦，兼捍戎馬，而河南北直，轉羸瘠爲富強，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蹟，築爲邊牆，堰爲陂瀦，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功及全陝，其利者三。此國朝江良材之議也。海運者何？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海運則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此元朱清、張瑄之議也。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田海運，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絀，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戶之設，歲亦得數十萬石，惜行之已晚，無救土崩耳。海運始於秦攻匈奴，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瑯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元運仰給江南，發浙西，凌黃河，頓中灤，開膠萊，憂勞費甚。伯顏平宋，命朱清、張瑄等載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燕都。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三百里，旬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國歲資之，終元不廢。議者慮料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民命尤可念也。則斷斷難哉。然都燕全勢，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非若唐人都秦，有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於河而協以海，固可並行不悖乎？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三

### 治河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尙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堙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

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二年七月梁汴等州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尙書那懷御史劉廣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二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於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五月河溢汴梁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隄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邱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隄金隄曹濮濟兗皆被災十月議修黃河淮河隄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尙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尙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清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以淮安路爲其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河平碑旣成玄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信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掘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

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剌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治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剌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

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檝。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纒大繖。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藁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嚙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檝之上。以漸絕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

下。纒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剗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剗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

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砸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槪上。每絙或砸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篋。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撐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以次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騰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

索繫前埽。埽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埽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埽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簿。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藁積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砸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稽扶椿鐵。又鐵吊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

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闐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

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緜亙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歧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嚮里火禿河合嚮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緜亙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卽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

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跳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兒馬出河合。乞兒馬出河。源自威成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兒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梭河合。鵬梭河。源自鵬梭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清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溝米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合。野龍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鹽河合。湟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鹽河。浩鹽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山山下。水東南流。一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

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潤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四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府中。過潼關。與大華大山綿亙。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張溥曰。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於桂林之卒。元亡於開河之夫。論者懲紅巾而惡賈魯。謂其動衆生亂。罪與趙高虞世基等。然元至至正。胡運盡矣。十世百年。綱淪法斃。天祿將終。順帝優柔多慾。上下無章。雖享位之久。幾同宋理。而亡形之促。直猶二世。卽使河役不興。於喪亂固無補也。河源之訪。始自漢張騫使西域。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則云得之闕磨黎山。而元世祖命都實者往求。又云得於吐蕃朶甘思之西鄙。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

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爲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河源旣出星宿崑崙。黃河九渡。人人爭言。要而論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於中國導地脈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出多。洄瀦善容。雖險不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北地泉少。水落伏漕。時河身偪東。淺者可涉。秋水時至。百川灌輸。則西北浸潦。盡奔入河。無江永漢廣之蓄。有懷山襄陵之患。此古來導水者所以不言治江而言治河也。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東匯於梁山。灤灑爲二。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爲濟水。故道入於海。蓋河與淮合始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許決杞。而用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興大役。而河益南。夫汴宋而上。河專入海。尙爲並河州郡患。況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沁泗沂而歸淮哉。謀國者欲因水自然。通河於衛。而朝議急漕。務隄使南。漕雖獲安。河勢愈激。則猶賈魯之見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四

###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卽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旣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尙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尙書，尙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得官，不如一省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尙書省。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中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尙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請。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

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爲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於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寶。開途致員多。缺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奸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

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上嘉納之。於是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張溥曰。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於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爲正宰相。復立平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未流。丞相且遙授矣。卽欲治得乎。至元至大間。羣小用而尙書省建。名爲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繇官名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爲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等欲專政。忌安童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尙書一省。而勳舊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疏常不如自利之謀。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爲小人役耳。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自太祖始。十路宣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與寺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行臺宣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卽助爲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衆。改玉改步。恢張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然周人備官。未患文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既併天下。罷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爲三十六郡。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地四時之

官蕩不復用。蓋至簡也。而佳兵尙刑。急程吏事。趙高進而二世速亡。元制法金。而晚參以宋。復尊蒙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五

### 尙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尙書省。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忙哥鐵木兒爲左丞。王熊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尙書省。綜理財用。事敗。并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爲之。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尙書省旣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旣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以尙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九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

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與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尙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費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卽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旣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尙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當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尙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尙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尙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尙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熊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幾誤國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尙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旣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旣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孛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

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忙哥等於海南。尋復以行尙書省爲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應尙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陳邦瞻曰。元世尙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尙書省蓋專爲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尙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勳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張溥曰。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臣奏請不便。羣奸卽上疏條析。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司會計司。大抵以宰相之重。筭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元世祖至正八年。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尙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卽罷。併入中書。或者有悔心焉。二十四年。聽麥朶督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鈎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東木等誅。置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殺。民生毒痛。未有酷於此四載者也。武宗卽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熒聽。羣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

日淺。然鑄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質富民子。二載斂怨。殺身有餘矣。蒙古草創。算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掎克者起。輟商君烹宏羊。害尙不救。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世祖重用其民。而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爲人君者。亦何利於竭民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六

### 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爲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竇默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

編。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卽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三十年卒於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基王

學於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主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主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實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剛明高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慤爲太子諭德。慤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吏。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二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故也。以病尋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諡貞敏。同時有

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爲翰林院學士。諡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爲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三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所著述。置於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

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嘗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敍。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爲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文。一桂字庭芳。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一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於世。學者稱雙湖先生。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詞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正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尚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己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卽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履祥沒。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立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於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澗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於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後諡文懿。

王禕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

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正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於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旣久。又爲山長於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註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爲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沔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張溥曰。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竇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城劉因。成

宗時有蘭谿金履祥。奉元蕭剡。緱山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於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雖難進易退。萬乘賓禮。而朱紱降志。易簣懷慚。履祥等獨布衣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茅无咎。浩然天地者哉。隋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既知黷生蕭牆。卽歸不起。大就六經。晉桓温伐秦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爲軍謀祭酒。猛欲與俱還。其師止之。後乃事苻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決。卽退而著書。然爲通者其常爲猛者其變也。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迹隣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苟不與文謝同遊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黍離之悲。漸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於至元難。論隱於大德易。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徒爲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爲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爲福田利益。彼教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宜信用。而西域帝師。橫行天下。膜拜成風。淫污蔽路。謂元尙儒。徒虛語耳。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七

### 郭守敬授時歷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歷。先是至元初劉秉忠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略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考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壇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如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

其可考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鐸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

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鎔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採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唯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鎔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

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闕。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

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爲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且詳。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張溥曰。西漢之三統。東漢之四分。劉洪之乾象。楊偉之景初。姜岌之三統甲子。何承天之元嘉。祖冲之之大明。張胄元之大業。劉焯之七曜。傅仁均之戊寅。李淳風之麟德。一行之大衍。徐昂之宣明。邊岡之崇元。王朴之欽天。周琮之明天。姚舜輔之紀元。皆歷家傑然者也。而漢才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蓍策。尤稱絕倫。至郭守敬授時歷出。則更度越矣。守敬生有異操。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使之從。劉秉忠學。巧思天縱。史所紀水利六事。歷書考正七事。創法五事。固絕學也。顧其歷莫長於晷景。堯布歷象。舜在璣衡。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以潁川陽城一表爲中。漢人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昭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

處。宋測景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則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矣。渾天六合三辰四游儀表之最密者也。獨守敬表式。五倍於舊。簡仰諸儀。世共神之。究其要莫先於考測。考測者何。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以今歷與古歷比。而疎密見也。歷家之傳。學悟各出。或悟之於月行。或悟之於日食。或悟之於交食。或悟之於食衝。或悟之於朔望及弦。或悟之於極星。或悟之於日月交道。或悟之於五星。或悟之於黃道。或悟之於進朔。或悟之於朔大小。或悟之於日食氣刻時。或悟之於五星遲疾。或悟之於日法積年。或悟之於食餘。前法屢改。則後悟日新。總其大端。無過唐之置閏。漢之歲差耳。天運可驗。以日月交食爲著。交食不爽。以朔望有定爲準。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準則天運之先後具見。杜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蔡邕曰。籌算爲本。天文爲驗。守敬蓋得其說而致精者也。經曰。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授時歷法。以元之至元辛巳爲歷元年。遠數盈。天度漸差。起而修之。算多差少。後必有賢於守敬者。惟得大儒在位。如能明歷理之揚雄。立歲差之邵雍。爲之折衷。則其學大顯矣。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八

###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答兒麻八剌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兒麻八剌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終元世無改焉。

文宗天曆二年。帝師輩真吃刺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朮魯紳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俗獷好鬪。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

者必以僧爲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褻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尙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十。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薰灼。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眞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秃赤的斤爭道。挺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

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更乞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日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蘭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拗思串十。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啗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拗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樹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太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略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咒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咒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

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庭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閩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賊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於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張溥曰。漢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祠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中國經像所繇來也。明帝聘求西域。木叉戒行。石虎苻姚之世。異僧踵集。經綸彌廣。迨梁武滅齊受戒。捨身同泰。武后誅鋤唐室。造寺施經。身行弑逆。而口談清淨。內懷誅屠。而外託慈忍。借五宗之教。文天下之惡。惑且悖。未有大焉。宋代崇儒。佛老頗詘。王安石著字說。而禍熙寧。邢恕楊畏明禪學。而攻元祐。浮屠亂真。君子所惡也。元起朔方。崇尚緇釋。世祖平西域。混六合。錫八思巴。以殊號。寵楊璉真。加爲總統。勝國故宮。毀成梵刹。山林珠玉。發露無遺。賊猶溫韜。尊逾孔子。開基爽德。後嗣何觀。白雲宗立。而民田半空。功德司立。而大

辟盡道。圓符馳路。美女充堂。撻留守。毆王妃。代歷六君。莫敢問也。順帝在位日久。哈麻禿魯帖木兒等薦僧結媚。西天演撲。西番祕密。二法並進。遂男女同宮。君臣爲謔。迄至正而國亡。佛之流失。何至是極哉。秦二世之立也。曰人生世間。猶譬六驥過決隙。悉耳目窮心志。惟恐其不及也。而趙高得售其奸。伽璘真等之說人主也。曰人生幾何。當受祕密。大喜樂禪定。而順帝遂忘有天下。小人惑君。必導以多欲。株林夏南。詩戒之矣。無如一入其中。卽沒而不出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則退之。夷而中國則進之。元之奉佛。蓋夷俗也。混一旣成。則當進而中國矣。帝師佛子。何紛紛爲。秦不變刑。元不變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國之人。是以不能久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十九

### 武仁授受之際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寧王海山出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剌之長子。母曰宏吉刺氏。同母弟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十月。帝不豫。皇后秉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宏吉刺氏出居懷州。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於玉德殿。皇后卜魯罕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禱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禱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亟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

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蚤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宏吉刺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聞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詣諸王秃刺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鞠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宮闈，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

戚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宏吉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胤次居長。王命之言。茫然難信。設我卽位後。所爲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牀儿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卽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卽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甲申。懷寧王卽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宿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卻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中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京。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旣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卽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宏吉刺氏。

爲皇太后。加哈刺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爲丞相。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事。六月立弟愛黎育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受金寶。七月封禿刺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孫爲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魯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刺因譖於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爲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旣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於玉德殿。三月庚寅。皇太子卽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於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竇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張溥曰。成宗鐵木耳。故太子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順宗答剌麻八剌子也。真金仁孝恭儉。中外繫心。南臺御史欲請內禪。世祖震怒。真金憂卒。長子甘麻剌與成宗同母。嫡孫當立。顧以至元三十年。世祖詔授成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明年宮車晏駕。拱手遜弟。退就藩列。四閱月而成宗位定。善讓之風。庶幾吳泰伯漢東海矣。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鎮漠北。九年夏六月。立子德壽爲太子。秋七月。命仁宗居懷州。冬十二月。太子卒。成宗之遠兄子。欲安己子也。其子旣薨。有天下者非兄子而誰。帝不蚤建。而大行忽崩。二心之臣。始得而間之矣。安西王阿難答。本忙哥剌子。世祖庶孫也。屬遠親。殺次不當立。阿忽台等與成后伯岳吾氏交比。召至京師。謀令攝政。將欲使位禪非次。政繇女主。順宗二子。蔑如無有也。哈剌哈孫忠愛社稷。謹守宮掖。漠北懷州二使並發。李孟贊決。仁宗道近先至。遂鎮

上都。執奸黨。大臣定絳侯之謀。藩傳奮宋昌之斷。清宮掃禁。寧患無朱虛東牟哉。順宗后宏吉刺氏。誕育武仁。情無二視。惑於陰陽。云重光有災。旃蒙長久。欲使兄讓弟。阿沙不花。康里脫脫。彌縫其間。后意乃決。於是武宗正位。三宮協和。立四年崩。而後致位於仁宗。弟監國。以待兄。兄舍子而與弟。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糝政不少。馬謀沙。角觝也。沙的等。伶官也。而並授平章。教瓦班。髡也。而翰林學士。李邦寧。閹也。而司徒兼相。脫虎脫等。興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市。築呼鷹之臺。求沈檀之木。西僧犯法。虎符致珍。頗傷盛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丕。蕭繹。開豐唐棣。其亦夷狄之有。不如諸夏之無者哉。甘麻刺仁厚自守。卒於晉邸。長子泰定帝卽位。追尊祔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與。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

### 鐵木迭兒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赴闕。尙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卽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言。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阻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明年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

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

謝病歸

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爲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朶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朶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

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爲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二月。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鐵木迭兒。既相。以二人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爲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鐵木迭兒卽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霾晦暝。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讎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

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三月。太子卽位。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己。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五月。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旣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奸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旣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迭兒死。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眦睚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左丞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涖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死。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折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張溥曰。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至元之蠹也。鐵木迭兒。皇慶延祐之蠹也。燕帖木兒。至順之蠹也。伯顏。哈麻。搠思監。元統以來之蠹也。羣蠹害政。或竄或誅。考終者少。獨鐵木迭兒太師再相。權寵終身。燕帖木兒總政專國。淫樂及死。雖蓋棺罪顯。不免刑章。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公憤所結。不能不與李林甫秦檜二賊

同恨也。燕帖木兒者，固欽蔡氏。武宗鎮朔方，以宿衛得幸。乘泰定之崩，擁立文宗，倒刺沙梁王王禪等舉兵相向，敗績被誅。謀先定策，身兼血戰，絳侯博陸謂莫予勞。泰定之后，取爲夫人。文宗之子，養於私家。男則帝兒，女則帝后，熏赫旣極，身死難作。唐其勢謀，叛家族破滅，延及惠后，名惡不可居，勢重不可反。一傳而敗，得禍獨晚。鐵木迭兒則辟陽賤臣，功無尺寸。太皇太后崩，始議追奪，緩誅益甚矣。北魏宣武寵胡充華，立其子翊而不忍殺也。後爲太后稱制，嬖鄭儼、徐紇，殺元乂，宣淫蠱政。帝翊不堪，詔爾朱榮至京師，謀洩遇鳩。榮遂稱兵，洛陽大亂，魏分爲二。順后不制，幾同胡靈。鐵木迭兒之奸，亦類儼、紇。天下幸無患者，主權尙握。元凶早逝，爾然燕帖木兒心乎文宗，欲立燕帖古思。順帝乃明宗之子，非所樂奉也。燕帖木兒死，然後正位。雖納其女，竊心銜之。伯顏等因勢構郅，斬戮立盡。英宗素不悅鐵木迭兒，其黨鐵失弒之。泰定以晉邸鎮北邊，爲諸王所立，感買奴之言，始行議殺。於鐵木迭兒固無怨也。痛發於傷心者，禍害必深。義激於好名者，報復常淺。賊臣當此，亦有幸不幸存其間乎。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一

###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於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臥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

二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爾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迷失赴上京。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九月。晉王卽皇帝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卽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紐澤爲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十一月。帝至大都。十二月。御史臺經歷朶兒只斑。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野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久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兀魯思不花於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時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匿潛邸。願效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三千戶。封買奴爲泰寧王。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爲左丞相。紐澤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詔改明年元爲泰定。

張溥曰。英宗在位三年。剛明圖治。惟觀音保等之死。一事失德。其他書史冊者。若免民租。罷金銀冶。減海

運糧行助役法。卹孔氏子孫。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皆善政也。南坡駐蹕。鐵失行逆。年僅二十一而遇弒。天下哀之。然推尋禍本。不能不咎太皇太后也。太后順宗正妃。體誕二聖。成宗之世。出居懷州。武宗卽位。始上尊號。建興聖宮。更歷仁英。冊寶益隆。二子一孫。皆爲天子。而太后優游三朝。御殿受賀。太陰沙麓。異世協慶。豈非后妃之極遇哉。乃東朝旣正。淫恣無忌。內則黑驢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烈門紐鄰。及時宰鐵木迭兒相率爲奸。三主當陽。而母后不制。敝筭在梁。言之醜矣。鐵木迭兒於武宗之世。擅離雲南。竟赴京師。尙書省奏行詰問。太后庇之。遽令還職。仁宗御極。與完澤李孟更張庶務。罷迭兒勿用。未幾旋進右相。張珪直言。太后杖責。逐出國門。延祐四年。蕭拜住楊朵兒只糾正其罪。迭兒懼匿后宮。帝重違太后意。僅罷相位。逾二年。復拜太子太師。明年帝崩。再正相位。首殺蕭楊。英宗稟王母之命。心雖弗善。不敢不任也。後漸疏遠。怏怏而死。太后亦崩。始削奪官爵。窮竟黨與。鐵失等爲彼腹心。內不自安。遂手弒帝。雖置賊肘腋。驅除不早。帝計誠失。顧羣奸無上。內外盤固。繇來者漸。不可謂非太后釀成也。仁宗崩時。太后屬意明宗。羣臣不聽。擁立英宗。太后來賀。帝色不悅。卽退悔曰。我不擬養此兒。飲恨成疾。彼之忌帝。奸黨必與聞之矣。唐武后死而三思尙存。則其黨弒中宗。宏吉刺太后與鐵木迭兒死。而鐵失尙存。則其黨弒英宗。除惡不盡。害同養虎。自古而然。但中宗庸奴自斃。英宗強陽致疾。賢不肖相去則遠耳。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二

三帝之立明宗 文宗 順帝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琜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琜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琜於兩宮遂封爲周王遣出鎮雲南

三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秃忽魯幹耳朶尙家奴孛羅教化等爲之十一月周王和世琜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尙家奴及武宗舊臣釐目沙不丁哈八兒秃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構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卽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化於河中和世琜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和世琜至咸率衆來附和世琜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札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命從者耕於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帖睦爾於瓊州。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毀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於瓊州。十月。封圖帖睦爾爲懷王。居建康。

致和元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七月。帝崩於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爲泰定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於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焉。故其歿不舉請諡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世疎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人心念之。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禿等陰圖其事。至是帝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八月甲午。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邱世傑。太

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隘。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琜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參政明昱。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己亥。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癸卯。伯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帳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參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爲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王命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己酉。丞相倒剌沙殺諸王滿禿於上都。滿禿時與阿馬刺台。宗正札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買闐。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被殺。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海牙爲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卽命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乙卯。脫脫木兒及上都

諸王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於宜興。斬欽察於陣。擒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爲平章政事。曹立爲右丞。伯顏爲御史大夫。趙世延爲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市。是月。倒刺沙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爲帝於上都。年九歲。改元天順。九月庚申朔。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都以兵襲上都。兵於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帖木兒脫木赤於陀羅臺執之。歸於京師。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語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召燕帖木兒赴闕。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己巳。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引兵入崞州。遣撒敦拒遼東兵於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刺守居庸關。以也速台兒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大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辛未。殺兀伯都刺。流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於遠州。並籍其家。壬申。懷王卽皇帝位於大都。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

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於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伯都刺等。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操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卽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墮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尙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癸酉。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卽日還宮。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於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於白浮之野。敗之。明日大霧。王禪等遁崑山。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於平昌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諭燕帖木兒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溫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

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政事  
蒙古塔失帖木兒等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軍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兵戰薊  
州南。殺獲無算。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之。令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戊子。上都諸  
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荊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  
之。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  
遣脫脫木兒將兵。西援紫荊關。癸巳。上都諸王忽剌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陽翟王太平國  
王朶羅台等戰於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  
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於盧溝橋。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丙申。中書省臣  
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刺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  
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戊戌。諸將追阿剌  
帖木兒等至紫荊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於  
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等奉  
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邱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刺之長子。於屬爲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  
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旣爲英宗所據。則非其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卽立阿剌吉八爲太子。  
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木兒遣兵攻之。以致於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

圖帖木兒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弑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昌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甲寅，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剌失里送京師。初，八剌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忽刺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至是被執。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鐵木兒以軍降。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甲戌，遷泰定后、雍吉刺氏於安東州。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疎於漠北。癸未，倒刺沙王禪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俱棄市。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遷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察阿台、元帥朶列捏等咸率師扈行，舊臣孛羅尙家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班刺奉金帛以往。乙丑，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壬午，周王遣孛羅至京師。乙酉，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勸進。丙戌，周王卽皇帝位於和寧之北，遣撒迪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人，聞北使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真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二月辛卯，立妃宏吉刺氏爲皇后。辛卯，退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爲皇后。辛亥，帝敕羣臣曰：撒迪還言大兄已卽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三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於行在所。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於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

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爲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李羅爲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卽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切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宜以聞。朕不爾責。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爲皇太子。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璘帖木兒覲於行在。乙亥。行在敕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故太子寶。不知所在。乃命更鑄之。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六月丁亥。行在次坤都。也不速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庚戌。皇太子次於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八月乙酉。行在次於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庚寅。帝暴崩於行在。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帖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於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旣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卽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於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己亥皇太子復卽位於上都大赦天下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平章政事朶兒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並御史大夫九月丁巳帝還大都十月丙申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明宗

至順元年三月封皇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燕王四月皇后宏吉刺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五月廢明宗子妥懽帖睦爾時帝將立其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隣鐵木兒奎文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十二月立燕王阿刺忒納答刺爲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阿刺忒納答刺卒八月詔太子古刺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刺海爲子

三年八月帝崩於上都廟號文宗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卽皇帝位王明宗第二子也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爲皇太后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皇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於靜江初妥懽帖睦爾旣廢徙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至是鄜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尙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四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

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卽皇帝位於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兒旣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與帖燕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八月。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九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集旣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隣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冕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隣答里不至。鄰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答刺海。時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冕火帖木兒亦自殺。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毀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於朕。燕帖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於南。旣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闕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

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等相襲用事交通宗王冕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皇太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俾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爲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爲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敕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大赦天下八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宏吉刺氏於東安州安置放燕吉古思於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太后惑於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嫌則殺也牙里以杜口上天不祐遂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其勢燄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方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不

報。未幾太后殂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於中道。

張溥曰：泰定帝卽位之元年，卽立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四年帝崩於上都，太子繼立，正也。燕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謀，迎立其二子。文宗圖帖睦爾自江陵先發，竟入京師，治兵相攻，忠義屠戮，遂襲尊位。陷上都，太子不知所終，乃走使漠北，奉迎勸進。明宗和世琜至和寧之北，竟卽帝位，立文宗爲太子。次旺察忽都、文宗入見，明宗暴崩。本帝始願，豈不謂吾弟孝友，先驅奉鬯，猶之懷寧入而仁宗避，無庸南向讓三北，向讓再竟，不知其愚而蹈死也。然爲文宗者，則甚矣。國有君而逐之，兄旣立而弑之，亂賊之事，一已不堪，其可再乎？燕帖木兒外託哈刺李孟之名，而內行迭兒鐵失之詐，始讎泰定而迎二王，繼助文宗以戕明宗，弑立大故，反覆弈碁，直卓操耳。何平勃爲至順元年春，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鄜王，冬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太子。二年春正月，太子卽薨，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家，道人寄養。漢后貽譏，胡人不學，寧知殷鑒及帝不豫，后立鄜王，鄜王遽薨，又立妥懽帖睦爾，揆以常情，明宗帝兄，其子猶帝子也。文宗旣弑，明宗其子卽帝讎也，殺其父立其讎，文后獨不爲身計乎？或者庚寅之變，倉卒事祕，后實不聞，帝與國人亦交隱焉，久而莫問也。燕帖木兒不悅順帝，遷延數月，身死而後帝得卽位，內外保護，莫非太后之力。至元六年，驟行遷殺，遂至上廢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喋血門內，太后當此，亦將悔不從燕太師言，蚤立己子乎？然積憾不脛，則皆仁宗爲俑也。仁宗受命武宗，約萬歲之後，傳位其子，忽納鐵木迭兒等邪說，立明宗爲周王，出鎮雲南，致逃漠北，易世無幾，大難數作，英宗弑而泰定乘虛，泰定崩而明文爭立，文宗崩而順帝報復，自至治之末，迄至元之初，震器天樞，骨肉誅夷，禍無虛載，天人並怨，孰非延祐一君所貽哉。

且武仁授受。天顯無間。後人莫能繼述。武宗殺成后。文后卽效之而殺明后。仁宗背武宗。文宗卽效之而弑明宗。凡人從善難而從惡易。作法者尤不可不慎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三

脫脫之貶哈麻附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丈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構陷郟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螻蛄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

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衛兵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午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賈赴柳林。黎明，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以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詔脫脫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十月，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旣秉政，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郟王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焉。

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

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爲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爲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於西寧。時阿魯圖罷，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於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柰何迫之於險？」遂召還甘肅馬札兒台，尋卒。

九年七月。復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左丞相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脫脫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旣罷。又誣劾之。脫脫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不出。

十二年八月。脫脫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尙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脫脫尋破賊於徐州。卽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先是。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僧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爲湖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柏等復言於脫脫曰。不殺朶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復遣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謂人曰。平章國家耆勳。舊德。吾苟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兒直班竟卒於黃州。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爲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上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脫脫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於高郵城外。十二月。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己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秦不花月闕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受詔。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闕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竄脫脫於雲南。初。安置脫脫於淮安。旣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十二月。哈麻矯詔殺脫脫於雲南。脫脫旣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詞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鵠。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怨。君子病焉。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嬖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

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喫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納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寧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勿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勿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賊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壻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祕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撲。曰祕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遊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皆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然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旣譖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旣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誅。卽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卽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張溥曰。唐其勢用而伯顏殺之。伯顏用而脫脫逐之。脫脫用而哈麻殺之。哈麻雪雪用而禿魯帖木兒殺之。禍福出反。勢若循環。而天下獨冤脫脫者何也。燕帖木兒輔佐文宗。篡國弑兄。自娶帝后。亂賊橫行。淫死牖下。子唐其勢襲封。謀不軌。伯顏捕誅之。當矣。順后何罪而并弑之。漢上官桀安謀反。霍光盡誅其宗族。昭后獨不坐廢。曹操殺伏完。并及獻后。史書曰。弑元順后。伯牙吾氏。雖燕帖木兒女。兄弟謀逆。未嘗與聞。昭臺雲林宜聽自處。竟戕諸民舍。罪與弑君等耳。脫脫本馬札兒台子。爲伯顏所養。宿衛禁近。政令修明。爰伯父放縱。禍將赤族。謀於父師。黜竄南恩。以子逐父。似非人情。然大義滅親。君子所予。本諸春秋。季友鳩牙。蓋先之矣。哈麻雪雪緣乳母恩澤。邀帝愛幸。西僧一進。荒淫日恣。孔寧儀行父之徒也。內忌脫脫。譖貶雲南。復矯詔鳩死。大臣旣隕。寇亂益張。忘國之罪。斬戮無辭。禿魯帖木兒同以房術結歡。後漸攜貳。發其異志。兄弟杖死。以小人誅小人。以親戚圖親戚。舉世共快。所恨者禿魯獨存耳。唐其勢於順帝元統元年。封太平王。逾年而卽誅。伯顏於至元元年弑后。六年而道死。亂臣執柄。命必不長。脫脫旋罷旋起。任

用稍久。出入將相。中外稱賢。功著東南。身殲大理。諸葛武穆。感慨同歸。然汝中柏讒夫之尤。傾信不疑。始憾太平。而私讎致譏。晚隙哈麻。而家門及禍。比之匪人。傷何甚也。唐李德裕相武宗。制三鎮。史稱其文章嚴馬。政事蕭曹。乃痛言朋黨。而德怨未忘。遂至力戰錐刀。淪身瘴海。惜脫脫善讀史而未之知鑒也。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四

###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羣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旣破潁州。遂據宋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甚。右丞相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州。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爲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三月。也先帖木兒軍潰於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

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遁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搗殺之。遂自爲丞相。十一月。答失八都魯進擊劉福通。戰於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

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俄爲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十二月。太尉答失八都魯卒於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於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秋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於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爲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收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

殺之。

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張溥曰。漢之後。非漢而稱漢。以殘晉者。曰劉淵。唐之後。非唐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宋之後。非宋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淵本匈奴左賢王豹子。初爲侍子在洛。王渾李熹等皆折節稱道之。乘晉八王之爭。歸集五部。卽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坂。爲首亂。存勗年十一。卽從克用破王行瑜。後承三矢之命。竟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此皆英略天授。壯氣鋒厲。或爲真王。或爲大盜。俱非偶然。林兒則韓山童子也。山童詭託彌勒。妄號宋裔。刑白馬。告天地。縣官捕治。立時就擒。小寇無能。直燕雀耳。林兒逋盜之餘。母子窮窘。劉福通等強擁爲帝。戰敗輒走。遂死滁陽。楚懷王孫心。牧羊民間。項梁立之。尊稱義帝。項籍殺之。江中劉玄。吏繫逃匿。王匡等推爲天子。建元更始。敗於赤眉。謝祿殺之。兩人家族帝王。羣雄推附。器小任重。亡不旋踵。林兒父子。變城草竊。假名瀛國。以盆子之懦。兼王郎之詐。奔北殺身。宜其速也。然紅巾賊起。潁川最勁。當其兵分爲三也。劉福通取河南。毛貴取山東。關先生破遼陽。焚上都。中原以北。幾三分有二。風馳電激。豈徒藉宋虛聲哉。天厭胡運。石人生謠。韓劉揭竿。勢猶陳涉。勝國空名。河淮響震。不必其人龍種也。迨真人旣出。因其年號。資其土疆。大舉北伐。傳檄遂定。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小明龍鳳之謂乎。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五

###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先是汝潁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兵。沈邱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汝潁賊勢滋盛。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察罕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潁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

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蹙之，賊回掘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將失，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掠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城，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盩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卻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臺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

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是年劉福通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沔池。將謀取汴。會賊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劉福通挾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於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洛汴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

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於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循濱海郡邑。乃白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於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旣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白餘丈。起危宿埽。大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旣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讎。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獠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張溥曰。元順帝卽位之四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韓法師等兵起。其後漳州李志甫。袁州周子旺。湖廣蔣丙。汀州羅天麟等。與燕南山東羣盜。所在縱橫。至遼陽之吾者野人。雲南夷之死可伐。靖州獠之吳天保。紛藉告亂。集慶花山賊。僅三十六人。破官軍萬數。凡彼盜名字掠城邑者。蓋無歲不動也。溫台汝。穎。大盜寢昌。天下騷動。大將數沒。李黼死於徐壽輝。秦不華死於方國珍。星吉死於趙普勝。李齊死於張士誠。楮不華身經百戰。盡命淮安。余闕每戰必勝。喪元安慶。毛貴破濟南路。而董搏霄被刺。陳友諒寇信州。而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此數臣者。或孤城窮守。烈比睢陽。或義士從游。客同東海。母教子忠。臣心貫日。多賢殄瘁。國何可長。然水德閔位。大運告終。尤莫甚於脫脫之貶。察罕之死也。脫脫有道大臣。東南之亂。躬冒矢石。破李二。敗士誠。賊勢大蹙。功在旦暮。哈麻修怨。嗾袁賽因劾之。削官安置。龔伯璩勸其一意進討。勿開詔書。脫脫不可。束身歸命。亂遂不救。察罕志存當世。奮義鄉邑。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復汴梁。五戰而平山東。出奇制勝。大師必克。田豐詐降。行營難發。神龍困蟻。禍生不戒。天真不欲祐元乎。何奪之暴也。李牧死而趙亡。其死以讒。費禕死而蜀敗。其死以疎。脫脫之罹譖人。其李牧乎。察罕之中賊傷。其費禕乎。大功垂成。而臨敵已易。錫命方隆。而刺客閒作。國家急難。嘗患無人。有人矣。嘗患不得其用。既用矣。嘗患不得其死。班彪論王命。有旨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六

###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讎殺。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請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朶兒只班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檄秦不花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十月。蘄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埤。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子秉昭俱死。州人聞之。哭聲震地。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贈黼隴西公。諡文忠。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與方國珍戰於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花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噴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擗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魏國公。諡忠介。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槍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

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旣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溇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政。復提兵討之。搏霄卽日引兵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搏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卽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九月。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抵官十日。而賊至。拒卻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隄增埤。隄外環以人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引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十二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於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

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搆思吉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僖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拽倒。椎碎其膝。而舁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秦不華。及齊。皆不負科名云。十月。以方國珍兄弟爲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旣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討之。十二月。江浙行省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於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迺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戰死。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幾。復陷常德澧州諸路。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爲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先是。達識帖睦迺兵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兵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迺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於完者。達識帖睦迺僅署成案而已。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楮不華死之。楮不華居羣盜間。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鞞皮鞍韉革廂弓之筋俱盡。撤屋爲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據西關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斃。子伴哥亦死。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書約降。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

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爲三公。完者亦力爲之請。達識帖睦迺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迺之功，加太尉。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掘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揀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斌、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邱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恆、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諡忠宣。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徐赤以左丞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徐赤疾而撓之，城陷。火，徐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所殺。友諒盡陷江西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

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鞬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十二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三月，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迺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

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卽平江治宮室。官屬。達識帖睦迺後飲藥死。是年。陳友諒與大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於大明。

張溥曰。秦滅六國。傳二世。而陳勝吳廣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不一年而項籍破秦軍。沛公入關中。子嬰出降。而秦亡。元滅金宋。傳至正。而方國珍起兵於台州。劉福通起兵於潁川。徐壽輝起兵於羅田。郭子興起兵於定遠。張士誠起兵於泰州。十餘年而大明兵北定中原。順帝出走。而元亡。三代之興。皆自西北。其亡也。禍則發於東南。東南爲國咽喉。豈不諒哉。說者謂元末作亂三十七人。閩廣江楚淮之南北。浙之東西。稱號幾徧。類卑卑不足道。其最大僭國有五。韓林兒不能自立。徐壽輝爲下。所制陳友諒篡位稱尊。張士誠乍臣乍叛。明玉珍出兵據蜀。主亡建國。保境後亡。差近守正。要之皆非眞主敵也。然友諒以沔陽漁人子。不樂縣吏。從徐壽輝。倪文俊用兵。尋爲元帥。及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卽乘釁襲殺之。遂併其軍。破安慶。而殺余闕。攻信州。而殺伯顏不花的斤。戰勝無前。海內莫敵。亦一時草竊之雄也。士誠白駒場民。初據高郵。卽殺李齊。後入平江。破杭州。戰勝出奇。楊完者至。僞降。要爵。旋背之。而稱吳王。反覆跋扈。寧僅狗偷哉。迺王師一臨。勅敵瓦解。友諒弑君之賊。走死不暇。士誠墨守之寇。反接入軍。漢吳剋而大業定。廢興之際。其誰爲之。或曰。友諒逆賊。梟果好殺。起事旣暴。殞躬亦速。士誠好施。能寬其民。屠城坑衆。噉肉膾肝。不忍爲也。人樂盡力。可以緩死。同盜彼善。報施亦然。豈盡無天乎。然干戈橫行。始於至正之十三年。劉福通徐壽輝。固亡胡之首功也。福通殺於呂珍。壽輝殺於友諒。徒黨相攻。元人

所快。然福通死而宋將猶橫。壽輝死而漢夏益強。盜賊日久。則豪傑漸生。後起之雄。必勅於始事。死者不足賀。而生者深可弔也。福通之起。猶陳涉。壽輝之弑。猶義帝。友諒之剽。猶項羽。士誠之守。猶田橫。其他則武臣韓廣者。流又何足當赤帝子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十七

諸帥之爭 孛羅 擴廓 李思齊 張良弼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孛羅帖木兒者。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屢立戰功。父沒。命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衆。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督屯田。以孛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相讎隙。故有是詔。九月。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界。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交戰於東勝州等處。朝廷爲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孛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帖木兒被害。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孛羅帖木兒結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

二十二年六月。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擴

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老的沙罷。安置東勝州。老的沙逃匿孛羅軍中。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太子。而使宦者朴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遂罷去。搠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中外憂憤。宣政院事脫歡與之同惡。爲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朴不花爲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皇太子屢索之。不遣。

二十四年三月。詔削孛羅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而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搠思監朴不花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禿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搠思監。

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禿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孛羅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令還宮。皇太子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瑣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六月。白瑣住以兵至京師。秋七月。孛羅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兵禦於清河。軍士皆無鬪志。太子馳還都城。白瑣住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子。由雄霸河間。取道走冀寧。孛羅進軍駐健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帝。孛羅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帝以孛羅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孛羅帖木兒。孛羅聞之。遂出。二皇后奇氏。幽於諸色總管府。頃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討孛羅。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道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宮。秋七月。孛羅帖木兒伏誅。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旣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帝。受密旨。

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地。朝廷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爲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卽散遣其衆。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的沙。誅之。禿堅帖木兒尋亦被誅。閏月。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德。調度各處軍馬。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於含元殿。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夷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爲一軍。不相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退居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朝廷始疑其有異志。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略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汛掃汴洛。克平青齊。其子擴

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帥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少保禿魯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時朝廷屢促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貂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書下和講之。擴廓戕殺使臣。跋扈之跡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捍拒不肯受。於是貂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貂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於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答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貂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瑣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貂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旣聞詔。卽退軍還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逸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卽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貂

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貂高復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貂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卽復退。一日諜知貂高分兵掠祁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衆。貂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誅。旣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滌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雒。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令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雒。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卽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於甘肅。後不知所終。

張溥曰。擴廓帖木兒。李察罕子。李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子也。答失胄。出勳舊。謀略善戰。討賊荆襄。恢復故壤。進擊僞宋。數奏捷功。諜書間行。一夕憂死。察罕起義。沈邱削平羣盜。中原底定。增邑封王。忽白氣呈象。身喪賊營。二臣皆忠貞智勇。勳懋王室。大志未酬。箕裘善繼。李羅揚旌破賊。擴廓銜哀復仇。爲臣爲子。義皆無愧。方謂同心斷金。夾輔再造。天子開景風之賞。九泉雪戴天之辱。卽有小忿。捐焉可也。奈何李羅尾大。欲據晉冀。察罕調兵拒戰。怨隙遂深。擴廓旣代父將。李羅復來爭地。陝西一戰。連師不解。重以朴不花脫歡用事。老的沙禿堅出逃。太子內懷積忿。下詔專征。李羅遂舉兵犯闕。囚后劫君。逆不可制。後幸伏誅。京國稍安。而擴廓復橫。元亡出奔。原太子之心。初討李羅。惡其納逋。非爲擴廓也。原李羅之心。初拒朝

命專攻擴廓。非憾太子也。兵一發而不收。勢日激而愈重。擴廓無仇。而太子有仇。擴廓無禍。而太子有禍。其故何哉。主兵之名在太子也。主兵之名在擴廓。則孛羅之戰。止兩下相攻。而朝廷猶可以解。主兵之名在太子。則孛羅之戰。直以下犯上。而人主竟與爲敵。太子方問禿堅老的沙。而孛羅已殺搠思監朴不花。奇后被幽。儲君出走。大逆無將。罪必不宥。和尚定謀。兇人就戮。擴廓之怨雖除。而國家之傷已甚矣。孛羅既誅。擴廓益專。李思齊等忌其位任太高而不平。則有渡河之爭。太子望其助己。內禪而不應。則有奪軍之命。始助擴廓以討孛羅者。太子也。終驅擴廓爲孛羅者。亦太子也。燕京失守。逆臣亦遁。至正促祚。內叛居多。豈必盡由外旅哉。孛羅察罕初爭石嶺。詔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解之。受命不進。張禎劾其懷安釀仇。不報。既而擴廓輔太子討孛羅。傳旨訪禎時事。禎答書。勉以廉藺之義。擴廓深然之。而竟不能改。上下分崩。水火擊射。佐鬪者進。解紛者退。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統一書號：11018.40

定 價：0.65 元